

陳舜臣

跨越國境、難以歸類的臺裔日籍作家

在日本被尊為「文豪」的臺裔作家陳舜臣，生平著作超過百餘種，全集27卷，他以推理小說出道，得獎無數，號稱日本文壇的「三冠王」，並在歷史小說方面樹立了「陳舜臣山脈」，與好友司馬遼太郎並稱歷史小說家「雙璧」，代表作《鴉片戰爭》是第一本以近代中國歷史為主題的歷史小說，開啟了日本大眾文學的新類型。

儘管文學成就已達日本國民作家等級，然而，不管在日本、中國、乃至故鄉臺灣，大多數讀者對陳舜臣的了解始終有限。戰前，陳舜臣的家族由臺灣移居到日本，他自己則在戰後短暫返臺；這些遷移流動的經驗與近代東亞歷史的發展緊緊相繫，也進一步形塑了他複雜的身分認同。

Who is 陳舜臣？

陳舜臣出生於1924年，父親陳通在1910年因經商緣故，帶領家族從臺灣移居到神戶，這個選擇深刻影響了陳舜臣的成長過程，甚至是他的作家生涯。

首先，1910年是相當特殊的時間點。當時日本統治臺灣已15年，5年前（1905）日本在日俄戰爭中獲勝，完成國家體制的建設工程，在身分規定、教育制度、殖民地人民在內地的位階等各方面，都建立完整的體系，成為真正的帝國。因此，當陳氏一家從臺灣移居日本時，就必須融入日本的社會體制，接受以日語為主的國民教育。

至於神戶，是日本在江戶末期最早開放的通商口岸之一，同時也劃定了容許外國人



一生在臺灣、日本、中國之間輾轉遷徙，形塑了陳舜臣複雜的身分認同。

圖

內容力有限公司（陳舜臣照片）、黃冠中
陳思宇 臺灣大學歷史學博士，內容力有限公司營運企劃長

居留的特殊地域；19世紀末期，許多由中國大陸各地到日本從事貿易的華人，陸續在神戶定居，形成當地特殊的華商僑居地。

陳舜臣在自傳性小說《青雲之軸》以及自傳《半路上》中都記述了成長過程中的跨文化經驗。由於身分上是殖民地出身的「外地人」，因此，他雖然自小接受日語教育，但多少感受到歧視的眼光。另一方面，陳家落腳於神戶的華人居留地，周遭滿是來自中國各地的華僑，街坊鄰居除了臺灣同鄉，還有廣東人、福建人、上海人等，他也因此深受多元語言的衝擊。而生活上接觸最多的，就是在日本的華人、華僑，陳氏一家似乎同時擁有日本國民、臺灣人、華僑等多種身分及認同，這也導致陳舜臣的思考和創作，都與戰前到日本升學的臺灣人留學生、或是成長於日治時期、以日語寫作的臺灣人作家有著明顯區別——在主題與內容上，不論是歷史小說還是推理小說，華僑、華人的生活型態都佔有一定分量。

中學畢業後，陳舜臣進入大阪外國語學校就讀，他最初的目標是成為一個學者，專攻印地語，對印度的歷史、文化抱有極大的興趣，不料1945年日本戰敗，所有殖民地出身的「外地人」都喪失日本國籍，他一夕間成為「外國人」，也失去原本在國立大學的研究職位。面對這個巨大的衝擊，陳舜臣選擇離開神戶，和弟弟一同回臺灣尋找機會，任職於家鄉新莊當地的中學，教授英文。然而，由於二二八事件



1946到1949年間，陳舜臣短暫回臺，於新莊中學擔任英文老師時留影。

的影響，他僅在「故鄉」短暫停留3年，便於1949年再次返回神戶。

二二八事件後，神戶一帶的華人及臺灣人社群，大都對臺灣的國民黨政府失望，而在政治上傾向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，陳舜臣一家也不例外。他們除了加入親北京的華僑團體、經營日中貿易，家族中也有人前往中國大陸定居。據此，我們便可以理解，陳舜臣在日臺斷交、日中建交後，為何要申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，經常前往中國。1989年，由於深受六四天安門事件的衝擊，他宣布放棄中國國籍，加入日本籍，並於次年回到臺灣。一連串曲折多變的國籍轉換過程，除反映出詭譎的戰後東亞歷史局勢，也彰顯了困擾陳舜臣一生的身分及文化認同問題。

陳舜臣的大眾文學寫作

1949年回到日本後，陳舜臣開始協助家中的貿易事業，主要是負責書寫商業文書，例如信用狀一類。在此同時，他對未來的生涯規劃作出新的決定：雖然被迫放棄教學與研究生生活，卻希望能夠從事寫作相關的工作，這段從商的經歷，就成為作家陳舜臣出道前的「醞釀期」。他日後也承認，筆下小說的主題、素材，以及人物塑造，都是累積多年的商務經驗，更將華僑社會中的諸多傳聞、真人真事，轉化成小說的故事情節。

從動心起念到真正展開創作，陳舜臣文學之路的開啟是源自女兒的一場病——某日，長女罹患流行性感冒，他須徹夜照顧，看護之餘，一邊大量閱讀推理作品，一邊嘗試書寫推理小說，並以投稿「江戶川亂步賞」為目標，最後以《枯草之根》達成心願，獲得第7回江戶川亂步賞（1961年）。

起初，陳舜臣想寫的是歷史推理小說，這是因為他相當心儀約瑟芬·鐵伊（Josephine Tey）的《時間的女兒》——書中主角是傳統的安樂椅偵探，因為養病無聊，臨時起意閱讀許多歷史書籍，卻發現舊有的敘事有問題，因此將資料交互比對，偵破了一個歷史懸案。此種推理故事具有知性的趣味與滿足，是陳舜臣原本鎖定的創作走向；但真正下筆時才發現本身的掌握度不足，因此改採其他類型的題材與手法。陳舜臣認為，歷史小說跟推理小說在創作過程與內容上具有極高的相似性：在推理小

說中，偵探搜索、重建犯罪的過程，極類似歷史學家對過去的重建；另一方面，在研究歷史的過程中，存在著許多史料的空缺，而歷史小說卻能發揮補足空隙的功能，至於如何做出合理的推論，正是作家功力的展現。

獲得江戶川亂步賞後，他的寫作生涯逐漸步上坦途，在短時間內便以《青玉獅子香爐》、《再見玉嶺》、《孔雀之道》等，獲得直木賞及推理作家協會賞等文壇大獎，號稱日本文壇的「三冠王」。這幾部作品，都可說是廣義的推理小說，從其中我們可以看到陳舜臣推理文學的若干特點：首先，除了恪遵推理小說的模式，也會加入犯罪動機的探討，多半牽涉到幽暗的人性心理層面，或是宏觀的歷史背景。而作者揭露犯罪動機的目的並非控訴社會的黑暗面，反而充滿了對人性的理解。其次，陳舜臣的推理作品常結合歷史因素，主要的背景經常與戰爭有密切關係，這自然與他的生命經驗有關。最後，其推理小說多以華人為主角、以華僑社會為舞台，這是日本推理小說未曾出現的類型，為當時的讀者帶來了新的閱讀經驗與樂趣。

中國題材歷史小說的「陳舜臣山脈」

在推理小說領域取得成功後，作家開始挑戰「歷史小說」的書寫。1967年，陳舜臣的第一本歷史小說《鴉片戰爭》獲得巨大的成功，此後，他便持續運用中國歷史題材創作不同主題的作品。時至今日，陳舜臣作為推理小說家



陳舜臣作品集，1996年由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翻譯出版。（攝影／黃冠中）

的形象逐漸淡去，反而是歷史小說大師的形象深植人心，主因就在於他透過《鴉片戰爭》創造了新的日本大眾文學、尤其是歷史小說的類型，這不但是第一本以中國近代史為主題的歷史小說，同時也採取了新的書寫手法，吸引不少作家仿效，在市場銷售及文學獎項的紀錄上創造佳績，因而建構起一座「陳舜臣山脈」。

以往我們所熟知有關「鴉片戰爭」的敘事，大概都侷限在中國近代史的框架：此一戰爭為中國近代史的起點，列強敲開中國門戶，導致中國陷入殖民地、半殖民地的悲慘遭遇，從而展開民族復興運動等。陳舜臣則認為鴉片戰爭對整個亞洲都造成影響，應該視為東亞近代史的起點。或許因為成長於港口口岸，並且曾經投身貿易活動，作家對於市場經濟所帶動的歷史變遷現象特別敏感。他認為，在鴉片戰爭時，鴉片貿易的爭議僅是表面問題，更重要

的是推動貿易擴張的那股工業化及自由化力量；另一方面，在東亞各地，並非所有人都反對來自西方的自由經濟思想，有些人已經發現大勢不可逆轉，反而期待這股力量能衝破所有藩籬、改變原有的秩序。陳舜臣對鴉片戰爭的觀點，在當時相當具有前瞻性。1990年代，東亞歷史學界出現重新評估「鴉片戰爭」的思潮，不再依循過去單一國族的歷史敘事框架，同時探討鴉片戰爭對東亞地域的擴散性影響。由此可見，陳舜臣的歷史小說，早已展現了洞燭先機的特殊歷史眼光。

此外，《鴉片戰爭》也開創了新的歷史小說書寫模式——以往，日本的中國題材歷史小說，大多是改寫古典著作、或重寫歷史人物；陳舜臣卻選擇一場改變近代史的戰爭為對象，運用「複眼思考」審視歷史事件，這是大膽且困難的挑戰。他不但從清朝的角度、也嘗試站



1993年5月，陳舜臣為歷史小說《耶律楚材》前往北京蒐集資料。

在英國的立場——當然篇幅比較少——說明英國朝野發動戰爭的動機與目標。更有趣的是，以前談鴉片戰爭，大多侷限於中英對抗，但陳舜臣卻創造了印度人、日本人等多種人物身分，以其行動與觀點，傳達作者的思考。

《鴉片戰爭》以降，陳舜臣的創作便逐漸以歷史小說為主，除了持續以中國近代史為題材，他也著手改寫古典歷史著作、重寫歷史人物，例如《秘本三國志》、《諸葛孔明》等等。由於他能夠閱讀蒙古、印度、波斯、英文等不同語種的史料，因此還跨出「中國」框架，書寫中亞、西亞，甚至海洋主題的作品。

最後一本小說《桃花源》，敘述遼帝國滅亡後，耶律大石帶領遺民西行，建立西遼帝國、加入中亞世界的故事，這是以往中國歷史小說從未涉足的領域。

結語

2015年，由於東山彰良獲得直木賞，臺灣讀者及媒體再次注意到在日臺灣人作家的文學活動與成就，也使同年去世的前輩作家陳舜臣，重新回到臺灣出版界、文學界，以及一般讀者的視野中。如何評價這位作家一生的曲折經歷及文學成就，實為剛剛起步卻充滿挑戰的工作。陳舜臣出身臺灣、成長於日本，又長期以日文寫作「中國題材」，他的作品是否屬於「臺灣文學」？恐怕會引起諸多爭議與論辯。而他雖然長年活躍於日本文壇，創下許多傲人的書寫與銷售紀錄，但日本文學界又如何定位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？在短時間內，這個問題或許也難有定論。

說到底，我們無法以既有的文學視野與研究框架，評估「陳舜臣文學」的價值。就某種意義而言，他是個早到的作家，獨力在那個被冷戰對抗、國族敵視等意識形態網綁的時代，透過筆下的華人偵探，以及形形色色的歷史人物，寫下各式各樣的故事，以無窮的想像力克服有形國界的限制，尋找自己心目中「無國籍」的理想狀態。然而，環顧當下，作家陳舜臣追求的理想價值與美好時代，似乎仍尚未來臨。☒